

燕舟雙楫目錄敘

論文一

文譜 道光己丑

答張翰風書 嘉慶庚申

答董晉卿書 癸亥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 己巳

書贈王慈雨 丙子

與楊季子論文書 丁丑

再與楊季子書 丁丑

讀亭林遺書 戊寅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道光庚寅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道光壬午

詩禮徵文序 丁亥

書毛詩關雎序後 辛丑

春秋異文攷證題詞

庚子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嘉慶乙丑

論史記六國表敘

道光丁亥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丁亥

復石贛州書

己亥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

癸巳

晉略序

癸卯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癸卯

書韓文後上篇

癸卯

書韓文後下篇

癸卯

書桃花扇傳奇後

丁亥

東海記傳奇敘

己丑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詞

戊子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戊子

小倦遊閣記

壬午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嘉慶甲子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卽留別出都門

道光壬辰

或問

甲辰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

丁未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

嘉慶己未

胡眉峯詩序

道光壬午

書述學六卷後

壬午

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

舊業堂文鈔序

辛巳

贈方彥聞序

嘉慶己卯

贈余鍊香序

丁丑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道光己丑

方岩夫軫詩序

壬辰

韋君繡詩序

壬辰

趙平湖政書五篇敘

壬辰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乙未

述古孝子詩序

己亥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王海樓詩序

庚子

澹菊軒詩初稿序

辛丑

爲朱震伯序月底修簫譜

丁酉

金篋伯竹所詞序

己亥

雲都宋月臺

維駒

古文鈔序

辛丑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書陳雲乃罷讀圖

壬辰

復李邁堂

祖陶

書

戊戌

答陳伯游

方海

書

辛丑

論文四

張童子傳

嘉慶癸亥

畢成之墓志

丁卯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道光丙戌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癸巳

與陳孝廉金城書

癸巳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壬辰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己丑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己丑

皇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壬辰

翟秀才傳

甲辰

論書一

述書上

嘉慶丁丑

述書中

丁丑

述書下

戊寅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丁丑

題隋誌拓本

丁丑

與段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戊寅

歷下筆譚

己卯

論書十二絕句

己卯

國朝書品

道光甲申

答熙載九問

辛卯

答三子問

辛卯

論書二

書譜辨誤

道光壬辰

自跋刪擬書譜

壬辰

白跋草書答十二問

壬辰

十七帖疏證

癸巳

與吳熙載書

癸巳

書黃修存藏宋揭廟堂碑後 癸巳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癸巳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癸巳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卷後 甲午

書臨平原原祭姪稿後 丁酉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癸卯

記兩筆工語 嘉慶戊寅

記兩棒師語 戊寅

完白山人傳 嘉慶丙寅

刪定吳郡書譜序 道光壬辰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誨人論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衰。以迄於今。別裁襍出。支

離無紀且七百年所已近人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諸家得失。揮子居自述力學所得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蓬轉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尋間與友人問答。必直吐肝鬲所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諂習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冗。瘕干應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八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之誚。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徑途。不貽染絲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

魏文所云此子爲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
裁其當否耳若夫論書之作初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略
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八文
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迨唐初狀筆勢說結字
之文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略不留餘原彼心悟可以
仰匹文賦雖其拙冗則光曜尤有推暨僕姿劣力孱獨就
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當古人者故
並紀錄其詞焉

安吳四種卷第八

藝舟雙楫卷第一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文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養病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目
因次爲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
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
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
應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繁複順逆

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尙書欽明文思二字爲偶。安安疊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

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其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爲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爲隅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爲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兩節爲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

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國
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
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爲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爲激。有疾而
徐不爲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墊拽者爲其
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其抒議之未能折服
也。故拽之使滿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墊之法有
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
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
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勸。師長教之弗爲變。

又云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得諒又云視鍬錫察青黃
區冶不能以必劍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侈
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
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閉關延
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墊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爲
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
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磐石千里不可謂富
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於
人民者皆下墊也搜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
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爲
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子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又云此
惟救死而恐不贖荀子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槁
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螾之穴無可
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
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
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構木鑽燧
於夏后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爲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
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
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
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
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
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
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
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拽

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橛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橛又云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爭亂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

好韓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
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
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
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愚卽汙而
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
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
然向風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興
者利溥褐饑者甘糟糠民之磨磨新生之資也者惜反轉
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百三十五字荀子
說生於天地之間者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

旋墊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斯爲極是故墊
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未悟者旣望洋而不知聞
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蹈厲風發失之則爲樸
樸遼落姬嬴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
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
於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
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
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
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難
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

無端孰能窮之者。複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複也。離婁之明。節繁也。聖人既竭目力節。複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兼複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複而兼繁也。荀子之
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
士容論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瀾。複
以鬯。趣複如鼓風之浪。繁如捲風之雲。浪厚而盪。萬石比
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陣之雄師。
詞囿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
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守也。論
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逆而順也。君取於吳爲去同姓。
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
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

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略舉數端以需善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獻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

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云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以明意

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證驗韓非
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厠鼠驚
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意遠見於俎上淮陰志異得之
城下臨邛竊貲好時分橐銜晦旣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
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
知居上之不收窮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正紀都俞五
臣共謨乃書陳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避
就金華臣傳遂至僅存閎閱

宋濂作九國春秋事蹟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

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即錄其本也

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勳

爭列與避車連文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揖客諱擊傷

於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罷後。返柁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展緘三復。涕洟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盛加稱。

引不惜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尚在弱冠要以有所成
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
極於歿壽不貳况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雖辱相愛之厚
顧毋以此爲世臣戚戚也籌賊一議區處明了如有用我
可翹足以待歲事但此事理有共明不必謂爲推演鄙說
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談等於笙磬而臨歧握手唯以苦吟
爲誠仁者之贈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
草抹忍焚棄嗚呼頗克不能莊寫附緘去書敬以相屬宋
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尚六朝猶
未期者藉以非此雖爲江而世臣獨求頗挫悠揚以啓

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足下專推阮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未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道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啟鮑孟韋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右以言竟體芳馨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沈鬱無聞參軍有其沈鬱而猶夷

不顯醴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響彥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弦子堅神骨俊逸偕太白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美之嚆矢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軾少保續咏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竝具鑪冶無倆高曾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盡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尚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

躬之不逮良用爲恥耳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頌緣勿邇奇衰頗謂以詩自澤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遵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敝居去歛近在三程或能襍

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殊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
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
子山之亞斯藝久絕舊觀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
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
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
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
年內省外方邈爾無耦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臯

侍郎作駸駸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瞻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臯文編修識字諧韻而外腴內竭金朗甫庶常承編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質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嘆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滙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

潛質排側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鳴者
求其聲以李杜之材力耽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樾至
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橫瀆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
道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僞裁自誤以誣將來於今千
載始逢通識而竇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夭折
僕又藉詞饑驅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儷色不純沉思未銳
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使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
知僕於辰巳之年遂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
智以厚間出自茲以往其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耆敦讓讓
羣物多能文起貫串今古通徹興廢是皆間氣特育任

重道遠足下雖以藝勝唯此獨至可稱三足慚形憎貌無
復敢云謹檢出舊稿十二首送俟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爲
足下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旣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
會文物爲盛故首列歷朝士著而次以遊宦流寓其詔誥
頌贈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覩史
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旣高概從
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劄劂大暢蕪穢旣斬
欲略而清英亦難盡集亦有書比間笙詞登畫臂卽乖適

麗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聞
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爲恥在此無索珠之
動義托蓋關情何有憾若其名脫鱗籍痕留雪爪固仰山
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誦所由但徵本專盡去旁侵凡輯三
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覈其升降故有可言蓋
晉論詞無今古樂爲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懿彼發倫
類之清澆諷政泊之得失閭閻疾苦由以上聞雲霄膏澤
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君夫鳳雲月露文煥於天
則州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感於人於以發抒抑鬱
獨有襟懷程其格或尋韻分思是散氣盛者臣平流而多

勢健者履險隘而不曠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
風裁既明與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據胸臆遂感心脾日選
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爲巧此
則屬對之餘訓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爲貴搜羅隱
僻以異爲高聊充筐篚之需比於角觝之尚雖臻綺麗風
斯下矣茲集所載宦遊詔贈大都借材士著諸賢肇自炎
漢維時道南未盛秀斬瀕江洎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
宜少適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較之今日多寡猶懸然而
詳加披讀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長意義逾薄則
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寢成風俗君子擇術器

其慎矣獨至救時指事之章防患設機之論唯其事變日
更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警漂潦常至當事之章奏章布
之條列辨多切事方或當疾是則用志既銳結體自尊者
也是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微
嗜好之不華其文清邃驗習尚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
之克敦備明險易卽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樂
遂近驕淫之靡譏訕唯薄難云任卹之教藻續求麗則緣
情有歉撫采務博則窮理不真致飾之失也觀其文以知
俗推其俗以知治况夫碩畫爲經巷議可誦則己行者舊
章不愆未行者美意盡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後之君子

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
政書之訓也已

書贈王慈雨

欽霖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爲之所能增損也心移
於得喪則學必徇人以徇人爲學且烏能自成其文乎唯
不以得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爲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
者雖有厚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工文之士
其基無不築於此也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今古同歎
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善毀至反諸吾身而無可指實既
不疚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敗行

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通無妨於進
取塞不至於貽悔斯所遇皆足以進吾之實學而助吾之
眞文矣沐陽慈雨王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
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塵土之鄉予儔此十餘年二君觀
之以爲染塵土者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儔輩而盛稱王君
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求益之意祇
此守自立之心則廿年前所證盟於大興朱文正公者今
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爲贈王君幸無以爲悠悠常論也嘉
慶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

慈雨成進士觀政東都勤政能自立爲書吏所憚常言

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良箴別後十數年博覽載籍爲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衆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遘疫卒於都下錄此曷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耽齊梁諸子而下筆顧清迥柔厚。駸駸有西漢之意。世臣僂陋偃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

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統于禮。子思嘆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于禮。其難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十指其疵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粗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

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
言爲文不可落人窠臼託于退之尚異之旨者夫窠臼之
說卽記所譏之勦說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
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真異人
乎哉而戾者乃欲顛倒條理刪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頑
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割腸
蹠行于市而矜詡其有異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諸文序
爲差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議
論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札而論者不察推爲功宗其有
燭繹前人名作摘其徵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斯謂盡用

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二者之破在
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皆足以成
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甚
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
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
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
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
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隨
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權極無攻無絕事類
教入其人之文則爲沈難絕認難窺內外傳戰國策諸書

遂如已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爲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已屬摘略而其局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范所載全文多形蕪穢或加以刪雜輒又見爲碎缺故子瞻約趙抃之牘以行已意而介甫嘆爲子長復出者蓋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鍾錘斯爲可尚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曾採未成互異之稿足爲完篇

筆勢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略與予近猶易爲力
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
蕪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
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
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旣與原
文殊觀又不亂以已意較之子瞻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
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
所志略同鄙人前後禠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
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所言古文相類
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重

辱遠問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爲差謬幸甚幸甚然獎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謂聖道卽王道研究世務擘畫精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殆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卽陷非辜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自全思

所以飭邪禁非。于是學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驅奔走者數十年。驗以人情地勢。殊不相遠。斟酌今時。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救弊之術。偶蒙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尚未知其能爲富強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強則令必行。故過富強者爲霸。過霸者爲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疊。未有既貧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強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強爲王道。古先其可誣乎。荀子曰。學始于誦詩。終于安禮。學至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有禮則安。以禮爲國。平何有。世臣

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于心非禮之行時見于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卮言致其推崇前書方以言道自張爲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爲此說是重吾過也足下又謂苦學彥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澀非能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昇季友由于學然彥昇季友獨到之處亦漢人所無足下好之無庸更疑也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別有祕密乎晉卿古文之學出于其舅氏張臯文先生臯

文受于劉才甫之弟子王悔生蓋卽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晉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必嘆賞無與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論議殊途爲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詢及選學與八家優劣及

國朝名人孰爲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公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

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昧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於是其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詡爲先秦夫六朝，雖尚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劇目怵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

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永叔奏議，怵胆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于推勘，辨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縟，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途同歸，貴鄉汪容甫頗有真解，惜其驚逐時譽，耗心餽餉，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

國初名集所見甚夥，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

近俳優汪鈍翁簡點瞻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傷拉襍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仍寒怯儲畫山典實可尚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飾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臯文規形撫勢惟說經之文爲善惲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標能擅美獨映當時之志而蓋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來者難誣足下齒方弱冠秀出時流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時自効則斯文之幸也時因風便復惠德教珍重不宣世臣頓首。

讀亭林遺書

乾隆壬子白門書賈新雕日知錄出予繙閱首冊始知亭林之名愛其書力不能購嘉慶辛酉客蕪湖爲從遊姚季光著說儲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質之申耆手爲繕清以爲其說多與日知錄相出入因得盡讀日知錄三十卷嘆爲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刪移其半別爲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嗣遊揚州得見唐韻正五書心偉絕業而非所好也又得鄰國利病書讀之徵錄該備如醫家流之有本草綱目足爲

日知錄之佐使道展側吳越近世聞人之書大都得寓目竊以爲百餘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繼聞亭林有詩文集求之不可得今歲家食見黃脩存藏亭林遺書十種詩文集備在假歸讀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尚在人間否而集中自述日知錄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道之隆汚各以其時使後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然後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卽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說之多符

合也如日知錄所載自古有亡國無亡天下國亡卿大夫
之責也天下亡則士與有責焉集中所載天生豪傑必有
所任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又曰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添一
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
東必亂又曰目擊世趣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
所以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矣百年
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至哉言乎可以
俟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爲帖括二十年已
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

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懇懇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卽罷帖括之業而力求吾儒所當有事者傭書負米經三數十年頗能遠傷廉之取不枉已以求合辛苦顛躓而不悔茲讀亭林詩文按其歲月核其行檢辨進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勵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堅讀其集而日知錄乃以益重則信乎其近世學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寶記誦絕人勤於筆札至老不勌於以參較錯互辨正譌謬其學能舉大而不遺么細霑溉小儒自餽飮一得之勤以及考證聲韻金石輿地名冢者十數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裨販而諛聞是

林之所長也予少小尠所聞見雅善遺忘唯以貧貧居賤
知民間所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
奔走涉世事讀官書則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
知舉事駭衆則敗成常求順人情去太甚默運轉移而不
覺必能自信也而後裁筆然猶必時察事變稍有窒礙則
不惜詳更節目要於必可舉行以無悞後世是予之所長
也至於詩文一藝結習同深亭林之詩導源歷下沿西崑
玉溪杜陵以窺柴桑予則托始供奉湖康樂平原以達步
兵東阿而弛負於曲江杜陵亭林詩從聲色入予詩從行
體入言必有物風雲月露不得涉其毫瀆是則所同也亭

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遠而讀書多更事數
時時有獨到語爲曾朱兩家所未及予爲文能發事物之
情狀窺見至隱有如面談繁或千言短則數語因類付形
達意而止是則于慮之一抑亦有不放多讓者要之亭林
之學成於責實予之學出於導虛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
其論議則予可免憑臆之譏而亭林亦少術疎之誚矣亭
林見韻補而自傷謫陋獨學欲求如才老者與之講習則
予讀亭林遺書而不能不重爲之嘆息者亦無怪矣

白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自序

几正集十九卷內賦二卷詩二卷文十五卷共二百六

十一首別集十一卷內賦一卷詩二卷文八卷共二百
十九首

敘曰子爲孺子時初讀文選卽仿爲古賦五言詩又性好
攙論得失授古證今依眉山龍川牆壁而爲之所居卑聞
見至尠比及成童累稿過寸雖未嘗出以示人然頗自矜
恃以爲爲舉世所不爲也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
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服權家言知余來自川楚詢
軍中事實子旣告以所親歷復爲言賊不難治狀翰風歎
絕旁及詩古文詞遂絮語達旦旣輟試再三過從翰風執
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爲詩是耗神甚今當別幸爲生

民自愛子輟韻語自此始嗣翰風過揚州爲予刪諸體詩千餘首存四之一而焚其餘經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艱澀非復少小體勢矣識翰風後二年又識其甥武進董君晉卿晉卿甫弱冠工爲賦及古文覽其賦閎廓幽窺古文亦渾深有作者之意雖沿用桐城方望溪劉才甫之法而氣力遒健能自拔故予雅不喜望溪才甫而特愛晉卿退視已作率蕪蔓不可采自是始專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達於詞盡意則止依傍之陋漸就泮除矣然亦以廿餘年蓬轉江淮間行笈難攜書籍舊業蕪歐蘇王之章句悉遺忘不能舉唯以周秦諸子自隨尤好

孫卿呂覽然南華內篇離騷經反覆諷詠卒不得其旨歸
古今文士言得力必於莊騷乃後知姿性弱劣莫能相強
也又未習小學故訓大都依俗說尤平近不能發奇趣故
嗜書然畏錄副草稿數十百卷常收鼠至不可辨從兄子
時孟略以意爲繕錄從弟季懷續加勘校分言事紀事襍
箸三編然首尾不完其道光甲申子年適五十衰頹荒落
自分終已不可用遂欲芟葺舊文而笥中稿本半爲鼠耗
存者又塗抹潦草不能授書手目力復昏耗不自耐時作
時輟今年長夏家食乃銳意擇可識別者得若干篇其體
託體較大關係身世則歸之正集雖么小不足數而稍有

意興與夫鄉曲賢士女之宜紀述以及代言之足濟時用者錄爲別集代言中成於受意者署曰代某若斷自己意則曰爲某以示區別兩淵最少作說儲所言稍長涉事矣然唯農政一冊差足自信餘說殊有不盡可見諸施行者旣別錄爲成書唯摘取敘論入集竊嘗謂古今人思力應不相遠而古人成材多者則以其績學敦行不怠倦閱歷久而精進深故出於心借於手能以理明詞舉也後之人稍長涉事則頹然自放以晉卿之傑出流輩而自壯歲以後轉側齊豫燕趙之郊者十餘年所作顧平近不能稱初志矧余之學殖旣淺博而數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鬱勃百

出者耶則其文之無可觀采也明矣故集錄如右畧述顛末以示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時自力焉

男家誠孫希麗希蘭校字



安吳四種卷第九

藝舟雙楫卷第二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
嘉慶丁巳爲大興文正公客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
力而讀之一過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畧知爾雅存古訓
訓古書者以古訓爲宜而詩疏於大典禮必博採衆說足
爲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米四方數十年惟壬戌在館
進李申耆家七閱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旅邸之中或旬

或月涉獵流覽罕有簡閱一書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頗心知其故能以已意測古人立言之旨而窮其義之所止至于論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于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恟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懷于庚申之春自里門從至江寧略受文法繼以就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攜季懷至揚州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淇孟瞻尤穎慧時欵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

膳給之使與其養子敏回子駿甥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
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
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
驚絕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
治漢易族子慎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
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
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說詩多以
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臆通悉檢諸經注疏聲義周秦
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物輿地
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單詞片義可

採擇者。近人則自陳啟源稽古篇。邵晉涵爾雅正義。錢坫段玉裁說文解字。王念孫廣雅。以至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探索。而要歸於求是。蓋校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年寒暑。不輟。始斐然有志於著述。又五年。書乃粗成。其擇術可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敬以制舉更業。洪先生厭世。芷生渡江去。子駿又不幸夭折。曉樓由都下入粵。倦遊而歸。遷治鄭氏禮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羊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駁沖遠五百餘事。穎銳罕儔。仲虞治易注十

卷實有見於闔闢消長之機而無鑿空之說子韻以許氏
校經旁徵而通其義孟開亦爲文十數篇以明鄭氏實翼
毛而正義誤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於是蓋彬彬矣
然惟季懷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議是非繼乃
悉屏攻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季懷之于說詩也信善矣
誦詩者必達於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
詩之用頌美也陳古義以爲勸其用於譏刺猶欲戒聞者
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復
今季懷廉厲而尙斷廉厲則遠于溫柔尙斷則遠於敦厚
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爲詩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

館職而未與政然吾意其能從政也季懷之書固可接武於二氏其咀含諷詠自管其情以達於事變異日而得從政也弗如段氏之爲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從父兄世臣書

詩禮徵文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旣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子于其不祿也已披淚次之于狀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月發明

此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慙而家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刪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當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反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拉雜間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賓叔孟開共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類當更正者削楮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從父兄世臣書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爲作詩之本。用爲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史記述夫子正樂之次。因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清廟。爲雅頌始者。配爲四。後儒遂援爲四始之正訓。一誤於以風雅頌爲體裁之名。使六義止存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以詩之用於刺者多。或致疑。

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明風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吟咏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總而承之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興衰之所由斯爲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四始之謂安能信詩之爲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爲

雅之義與風之主文譎諫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其用與賦比興同。故曰六義。非體裁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世賦物而名爲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義異也。崔集註本於黍離序箋。增猶尊之。故稱王。則知譜所云。故貶之者。皆後人屢入。爲近世黍離降爲國風之說之嚆矢矣。序於關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風天下。而天下自化也。於鵲巢。騶虞。言德明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風一國也。是以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風始獨歸關雎也序末詳說
關雎而曰思得淑女憂在進賢不淫不傷者忖度后妃自
微達顯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鄭氏破好爲和好破左
右爲佐佑破哀爲衷者真能抉經心而通序說矣至於編
詩者雖取風雅頌之義以名詩而六義實多互見唯關雎
爲備雎鳩以物性喻德興也河洲以地勢喻境比也淑女
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鐘鼓鋪述之賦也詩人深窺
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頌也合五義以風天下後世風
也故序詩者旣推明關雎之旨復發其凡而總結之曰是
關雎之義也者示爲詩之要必依義以求作者之志於文

辭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則不明六義之用又烏足與言
詩乎同年巴王君劼以毛詩釋義相質其說四始也以變
詩儷風雅頌爲四余用豁然於數十年之疑得四於友得
始於序而義從之故述新知舊聞推論始義以著於篇

春秋異文攷證題詞

讀書必先識字字之不識義於何有制字有事意形聲之
別四者無所屬而後有轉注假借以盡其變事之爲字無
幾意則兩文合而後得故形聲之爲字也多而聲爲尤轉
注屬形假借屬聲故聲之於字居大半而假借之爲用於
字也又復半之是識字固莫要於審聲也前民傳經謹守

師法一字之異同一義之輕重不敢憑私凡以爲說至唐
顏氏漢書注出而古訓漸湮俗解漸盛降至於宋學者專
事科舉之業劉新喻博辨絕羣始以己意說經然其見聞
賅洽於儒先助字文義體究有素說雖新奇而義理多所
獨得然方便門自此開已後人無其多聞肆爲凡說至於
漢儒說經之書不能解其助字明其句讀若許鄭家法覽
之尤不能終卷專以世俗詁訓強古經就我反斥一字一
聲之學爲無關大義是猶菽麥不辨而侈談授時相穡之
精微楹杙不分而意締千門萬戶之壯麗也萬載辛君同
叔承家學治春秋於三傳文有異同則爲之廣徵博引於

凡聲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多今少古少今多悉明其本義假義以及假義盛行而本義反沒者無不條列明晰無泛濫無遺漏可不謂勤於樸學者乎然而三傳義例各有師承長短之論未可盡據而冊中間有評斷三家之語此則仍不免宋人易言之習蓋吾人佔畢必始宋學洎肄舉業益違雅訓迨至反而從事其本則少小之所溫燖者如油入麪去之卒不能盡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尙未能免於此此不得不爲全書累也敢請酌而去之專明識字之原字旣識則義自明讀者善擇而有得庶足以矯末學之弊而亡武斷之非同叔以爲然否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弢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於淮陰市中余
爲審定爲稷若手稿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
曾見是書苦坊刻多誤欲以原注讐刊之卒不果幸見原
稿故校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
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
學助禮教者大已近人武進張臯文又爲儀禮圖十八卷
運精思以補闕畧然後揖讓之美人道之貴洋溢往復絕
無迂拘而不可行於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
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卽於人情則安上治

民莫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與立之譽蒸民遠無禮之危則二張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也談君昔視學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僂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論史記六國表敘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

何善哉史公之自敘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旣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甚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

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欲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爲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爲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爲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爲漢遺風餘俗猶尙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爲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眞知懼之

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
無禮唯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
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尙黃老之術黃老尊
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
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譴興而算輶告緡
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
昉于西時也迹漢廷君臣父子之問其慚德洵不後秦矣
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
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紉意及叔孫通希世務弟子
皆爲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恣利私

興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吏公知化爭莫如讓細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尙義也尙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爲能不以卑近自囿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尙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爲然使草具事儀興禮樂刑

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
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
所以深致憾於媚嫉壅害而爲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
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艷述越石凡以尙
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
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爲謬自
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
言明爲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
其指歸猥以爲陷刑之後貶賴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
公所爲著於書首次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

爲淺見寡聞道者也

紕禮尙法以爭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禮重儒
顧專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
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鶩是天意欲變
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歎者三十一
厲王好利惡聞已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
厲學官之路其義類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旣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
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責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

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謂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
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
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
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
引大義以阻傅梁之失而太后顧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
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既以賢而廢棄
則所舉必負責好權通賄賂恣睢眦如武安者耳進退人
才者人主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
稱制乃足爲亂哉外戚重則廢宗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

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
士欲以傾諸將相推轂儒術設明堂興禮樂痛折節以禮
肅天下非新莽之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爲將有
功而台產之並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議者不察疑爲恩澤
故白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其擊之侯以恩澤自薄
昭始昭功與定策亞於宋昌顧以建太子恩使與駟鈞趙
兼同科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良之舊至殺漢使是
故長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爲我輩儻日命且懸兩
人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
王信政君敕讓丁傅之嚆矢也侯力持正議遲信侯數

年而條侯卒以得死竇太后好黃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尙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嚮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卽位卽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爲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爲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辯以兩人孰是徧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倚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事也旣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局促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

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追太后驕所薄陷所嚴况成哀之
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隱其辭以爲萬世戒不然武安
之患苦吏民修成子仲之僞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
夫附條侯以傳可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
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
也是禍所從來之謂也。

復石贛州書

瑤辰四兄太守閣下上年曾於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
千年無能通者閣下比詰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深思
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閣下次日見過

客散後卽檢本討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文意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世臣復答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卽悟請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學問之道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閣下旋即奉差出省繼復攝郡赴虔遂爾遠違忽復更歲昨奉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縟大君子之虛中眞學人之果力悉見簡內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互師之道矣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約來書之辭而斥少卿爲天下豪傑以表其寃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

陵非素相善，尙力爲引救。况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
被刑後，所爲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
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爲少卿死，而史記必不
能爲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
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
線相生，字字皆有歸著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獻於邁堂，嗣
接其書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謂不以
三隅反者矣。邁堂在西省，已爲僅有，而尙如是，安得有如
閣下三數人，共發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稱難治，閣下居之，
駕輕就熟，無足慮者。酷暑唯千萬珍重，世臣頓首。

與周保緒論晉畧書

保緒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晉略核閱累月。紀傳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給。屬張君司衡爲卒其業。各簽商數十百事。大都與原書較優劣於章句之間。無關大義。以未能知足。下作書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揚。面述敘目必宜改作。使讀者知已意所在。昨承見過。示以刪定紀傳三首。更造敘目一首。文采燦然。義例辨哲。虛懷果力。無異少壯。推此以論。其必舉盛業無疑也。欣喜無量。故願與足下盡言之。夫事增於前。文減於舊。前人新書之例也。尊著旣以略。是無取矜博眩奇。然必綜錄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

之志。故凡事之無係從違人之無當興衰者，舉可略也。至於人心所趨，視乎初政。心趨既久，遂成風俗。風俗既成，朝政雖力矯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轍，匪唯晉代。然而撥亂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運變，不善者善之資。晉略之志當在是矣。原書於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風俗，其辭多隱散者，聚之而後明。隱者通之而後顯。則事略而義詳，較之文減，事增爲功。尤偉。唯足下垂察，斷自秦始。當時成議，然追尊之宣景文三帝王業已成，魏志既不立傳，未便同之。蓋闕。故原書三紀之外，記錄悉入秦始，並非自亂其例。今宜另立一篇題爲外紀，以明金運之原，且以見司馬氏

無功於當塗，無德於黔首，而一時藉曹氏之寵，以享豐厚者，競與輸心，佐命眞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顧以若。而人開鴻基，創永制，貽謀有不舛乎。無怪棗嵩朱碩之於王浚，沈充錢鳳之於王敦，匡術路永之於蘇峻，郗超劉牢之之於二桓，劉穆之之於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紀一論，可以曠括兩晉，極言天人之故矣。原書南渡後，帝紀不詳，北事聲教，既非所及，故其無涉江左，概從簡略，是斷代之體也。足下依據通鑑，補綴完具，爲以便觀省耳。至宋武身爲宋祖，例不於晉立傳，宜詳其事於孝武安恭三帝紀中，以明金運之委，然後立表，以舉其綱要，則自然提挈在手，與

奪從心矣。晉代年號諸國叢雜，至難尋檢，宜創立一表，國經年緯，檔列甲子，諸國主初見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晉正朔者，實皆帝制自如，一體編次，未有年號，則以名紀。拓拔氏殿諸國，而首北朝，宜與晉初之吳並作大行，以示區別。國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爲統，如劉漢石趙冉魏，同作一層，以歸簡易。州郡爲一表，詳載割隸淪沒僞置，及其治所。宗室諸王爲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輔政與倡亂，有事實宜記錄者，其世系建徙悉詳於表，以省繁複。執政爲一表，不論官聯，止標國柄，使治亂之功罪有歸，而其時伴食之流亦與附載，以儆庸鄙。方鎮爲一表，其自稱遙授

虛授權授命帥俱隨事注明使不相紊而僞授一併備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諸王繼以世族非此二途卽係武夫莫不專制所部樹私人事封殖薄親民而鄙政事徵求無度流亡莫卹新附無以自安土著無以自植嘯聚以資奸難驕蹇成於遵養兩晉興亡實在於此勳封爲一表叛亂爲一表七表旣立詳而有要簡而不遺乃可別功過之等差定忠奸之標準以議列傳去取矣然必愛知其惡憎知其善或從宥過或嚴誅心或當責備之科或在爲諱之列務以昭勸示懲垂諭方來而已略陳數意以効隅舉禪代腹心不過數人宜爲合傳其配食太廟多以地望備數名

見紀中無煩縷述平吳之役謀主功首自宜同傳而附列
爪牙然平吳而主德驟變馴致八王五胡馬宗遂覆夫以
武帝初政之隆使釋吳以爲外懼而飭壇圍固藩翰遲之
十稔吳終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綜初卒權
輕重以篤不拔之建顧乃忍俊不勝迎主心以邀混一之
大名茂先遂事竟爾伏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載無譏豈
非今古之大倖歟况叔子身仕魏室已躋通顯徒以景獻
之故助馬以傾曹南風五惡晉武悉知豈以叔子而竟茫
昧心移勢煽遂復黨賈以危馬士之傾危於斯爲甚斧鉞
之巖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衅隙迭構卒能立國傳後

苞含隱忍茂宏實濟其功然決擊華軼以肇拓疆域示趨
向雖志在自利其剛斷有足稱者又逆敦近在同氣疏討
刁劉原欲引八穀中而能潛然不滓上契主心下孚衆望
器量尤爲難名然不納陳頽拔卓茂顯朱邑之至計遂使
勤民之實政無聞白望之謬尙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怨
傾周戴棄冲人挾子出奔復起周撫尤爲舛矣士行戰勝
攻取強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守封鮮
之訓必滅杜弼以自張致疑當軸蘇峻之役始謂不敢越
局旣迫於大義仍事反覆終乃嚴劾卞敦以自飾而反鑑
在讓乞命郭默之殺庾亮辭賞而士行獨受江州且移鎮

以逼南門雖臨去有老子婆婆之言或爲參佐求富貴者
所慙慙然心迹至爲累矣太真忠孝英武峻約小醜勝算
內成而必引士行推爲盟主銷夙嫌以弭後釁純德發爲
遠見者也道徽當奔亡託命之時守素不撓而乞活爲之
心折陶庾各具晉陽之甲憚其持正銷兩難於無形安石
步趨茂宏再定大亂而遊心物外不使康樂更居形勢之
地三賢近於無疵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寬簡未必盡是刁
劉諸庾之綜覈未必盡非成敗旣殊安危遂判優遊固足
養患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論世未嘗不歎其不崇實
以厲頽風覽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術也若道徽含饴

以哺兒子。乃襲用范書陳言。斷非事理。太真遷都一議。宜以入茂宏傳。至九錫之謔。然犀之戲。自是賢智之過。安石千里棄官以奔弟喪。豈謂不崇禮教。且大功誦可。未便以絲竹小癖。遽坐戎首。凡是之類。宜在諱削。兵凶戰危。全爭廟勝。若非得算實多。鴻議可法。皆屬拳斬之勞。事蹟悉附勳封。叛亂兩表。卽其有當。傳例亦與。衡量輕重。別無殊異。表見各附主將之末。是史公傳衛霍之成式也。至有親民薄宦。參議真儒。能違時賢之尙。篤念小人之依。必宜力爲搜採。事雖小而必詳其功。言雖廢而必徵其效。於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譽一門所宜增立。清談爲晉人病源。書法

爲晉人絕業足下特立兩門誠爲允協然清談當彙及門
地時望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右軍爲極則足下
移入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見也但當檢括本集
備載會稽荒政以補傳缺乃爲得耳原書載記之作仿自
史記匈奴兩漢四裔各傳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並非
倡製足下改爲外紀紀之所名史例專屬帝者自宜循歐
陽之舊別爲國傳非專爲避卷首也至原書大體可觀所
指大失雖非苛索然鄙意以爲無庸攻擊專明已意使書
自書而畧畧自畧學者旣讀晉書必不能不求晉畧則可藏
名山傳通邑而足下數十年之苦心與天下後世以其見

矣唯希鑑察暑濕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晉略序

晉畧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
蕩析亦至速至慘中宗東奔居讐地用讐民乃享國奕世
大亂屢作宗祀卒延豈不以吳皓暴虐平吳之役善反其
政依於誅君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決大計使南
土智勇不失其職始事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特
矣然則無功叨竊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扣不旋

踵以當塗孤立爲監而大禍卽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
在黎庶雖微弱無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不變
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以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
家之說纂爲晉書事迹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
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
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旣得余覆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
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漢皋相距較遠
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轅保緒嗣孫煒以刻
本來將遺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網在綱簡而有要切
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賢而

不藏慝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尙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而已匪典午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鑑至於州郡紛錯詳覈爲難展卷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視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予爲不朽來哲難誣必有以余爲知言者保緒穎慧絕人遷善不勸嘉慶甲子年甫弱冠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歸則取詩文舊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決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本落殖近且七十一事無成追憶若遊愧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吳包世臣書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文之奇宕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甚難學，不如二子之門徑分而塗轍可循也。荆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實，遂爲文家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露而失其駿逸，子厚承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導源焉。後遂無問津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書，一枝一節，時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與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擗摺規樞者所能與已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小子壯歲始得二書而摘錄之嗜之數十年雖姿性弱劣無能爲役而溫故知新所見固有較諸公爲深者檢篋得本故題其首道光癸卯初夏書韓文後上篇

世臣幼從鹿門八家選本讀退之書說贈序數十首愛其橫空起議層出不窮成童見明允筆力健舉辨才雄駿不

可難而嗜之又謂介甫鷲鷲能往復自成其說薄退之橫
空起議爲習氣且時有公家言又間以艱澀未覺必爲陳
言務去皆醇後肆也嗣橐筆蓬轉唯以孫武荀卿韓非呂
覽白隨遭遇率谿勃歷二十餘年記誦遺忘殆盡道光乙
酉過丹陽在荒市得韓文螽測舟中反覆之歎爲筆勢生
動矯異加以丹墨至松江爲江夏陳芝楣攫去家仍無本
閱十七八年時時思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過鄱陽陳
伯游家見韓文考異夙聞爲善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賴
然日輒盡兩卷旣三過乃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
實自道被窳奧蓋文家關鍵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

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漢復志。賦所稱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歐蘇曾王。則皆未鑿此竅也。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凡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闢二氏自任。史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徵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弃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聳動愚蒙。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諄勸著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釋氏書始入中國。止四十二

章其言淺而切與儒不甚遠後此內典則皆東土所譯聳
愚邀利之說已有竄入者及明上人壇經六卷獨標心印
持論最精然意主深刻遠於人情與吾儒平易近民躬行
漸進善善從長之義始殊有宋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術
自詡爲千聖不傳之祕是釋氏之精徒足亂儒而俗僧世
守者則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婦之財利故徒從雖
日衆而其道則極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辭而闢之
之力矣其策問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蓋謂釋氏
近墨也而讀墨子則謂孔墨必相爲用其附麗上同兼愛
者僅搏拈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爲

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乎。退之自論文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核順宗實錄。董晉韋丹孔戣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悉嚴肅有體勢。卽有酬酢人事者。亦鄭重不苟。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則真能鉤玄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切要語本自無多。大學一書。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毋自欺也。君子必誠其意。三言。中庸一書。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兩言耳。又可求多於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靈德詩序及詩薦士南溪始

泛和太清宮紀事檄鱷魚釋言行難五箴策問十三首皆
無媿古作者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撰結氣盛言
宜子政無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晉宋之徑
路冥追屈馬雖挽強未得手柔之樂而紆迴往復意曲而
達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誣已進學解余應之下故爲
舒緩遂爾疢靡王承福傳操朽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瀾
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乏氣勢送窮
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平淮西碑最
爲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挪揄
通朝立言旣爲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漢諸什並美宣王而

詩人止述將士勞苦良以將士用命以有功則君美自見何必如碑言乃爲善頌哉然其詩則佳甚分別觀之可也訟風伯月蝕射訓狐讀東方雜事譴瘧鬼諸作譏刺當路不畱餘地於言爲不慎於文爲傷雅子瞻斥其性氣難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遠與巡死先後異一節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穎傳舊史以爲至紕繆國史補以爲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說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卮說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爲嬉笑是俳優角觥之末技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

火聯旬諸什亦其類矣然覈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宜者實足爲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令陽山河陽刺潮袁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逐故少怠所事負所學其立朝論迎佛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饑論禘祫爲吏部寬假令史而令史之權反以輕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中丞書論淮西事宜論黃家賊說韓宏使協力使王庭湊以口舌定鎮州之亂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棣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士三千襲蔡晉公遲疑功乃歸於李愬在晉公固不必以折首爲奇而蔡逆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駁平叔變鹽法未悉當時情事

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內行之修、友誼之篤，載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爲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盡之矣。考異舊集各本異同，以文義核定從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許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文義獨得其是者，以無本可據，止附註而不遷改。比其注經爲尤慎，間有一二不合者，則以南宋盛行時文晦翁少小所業於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盡通者。假本已兩月許，恐徵取迅速，故畧記崖梗俟過。此以往考核所見進退焉。道光廿有二年季冬十三日書。

書韓文後下篇

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有僻謬語自得語以心印心直見作者真際後學依類求義可以悟入單微率爾語本出無心以其名高矢口流傳僻謬語自是盲修誣古人以聖來學如子長謂司馬法閭廓深遠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子政子雲謂子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讀千賦則能爲之魏文帝論鄴中七子鍾嶸謂士衡所擬之十二首古詩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子美謂薛稷曰少保有古詩得之陝郊篇

其謂太白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太白登華山絕頂題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
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此搔首問蒼天龔美謂清遠道人
虎邱詩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孟會
謂子美朝進東門營詩其妙可以招魂復起子由謂子美
哀江頭如百金戰馬騰坡驀澗如履平地下視樂天微之
直如跛鼈子瞻言智者創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
之於學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故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
之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自得語也唐人謂興
公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二句是

佳處又謂昌黎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如赤手捕長蛇不
施鞍勒騎生馬任華愛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
句永叔謂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頽太白
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謂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
與之誰短長是太白至處又謂東坡黃州寒食詩似太白
正恐太白有未到處此率爾語也樊汝霖謂鬪雞聯句爭
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韓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
襍乃是孟詩工處山谷謂退之記夢詩壯非少者哦七言
六字常語一字難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難乃爲詩之法此
僻謬語也自得語非近有得者不與知僻謬語信從者究

屬無多。唯率爾語間於可否。至易誤人。而率爾語流傳至盛者。莫如永叔。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子瞻唐無文章。唯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之說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藝苑久以爲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備論。陶詞則東坡亦有託其文以不朽之語。按子雲謂詩人麗則詞人麗。淫則別。詩詞爲二。孟堅謂詞者意內而言外。則與詩固無殊。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不唯與其詩之骯髒沈鬱殊科。卽比閑情賦寄意修辭亦大有間。而永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恥事二姓。爲南朝獨行。意詞爲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

考淵明自序稱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

義旬日間遂剗僞楚遣迎安帝於荊州自退藩於徐州乙

巳五月安帝還都宋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貫金石淵

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之必代晉哉

史稱淵明自以晉宰

漸隆卽不仕永初之後唯題甲子然詩集中書辛丑乃隆
安五年書癸卯乃于興二年皆在宋武未建義旗之前說
既無據史言淵明爲鎮軍建威參軍本無主名李善注始
爲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行鎮軍
將軍宋武鎮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則鎮軍之爲宋武無疑
近人安化陶澍祖其遠祖謂斷不爲宋武幕僚其所佐者
乃劉敬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未嘗
爲鎮軍而荆溪周濟又曲附澍說謂隆安三年爲武陵王
遵鎮軍參軍移家都下義熙一年乃從敬宣爲建威參軍
說尤鑿空遵在都官太常中領軍畱臺暫奉爲大將軍以
承潯陽之制並無鎮軍之名敬宜刺江州安帝還都劉毅
謂其過優敬宜卽自解職去計其去職當在夏秋之文淵

明以八月任彭澤則與建威參軍相接詞序不得云家貧不足自給親故勸爲長吏求之靡途家叔用爲小邑也其時沈田子朱齡石皆爲建威何取於手握重兵首先迎降靈寶致晉祚中絕卒以反覆父子併命之敬宣而以爲善擇木哉史又稱彭澤公田悉令種秫妻子苦請乃令硬秫各半八月非種硬秫之時十一月已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辭

通不可信 晉承喪亂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應試裴頠

崇有郭欽徙戎道明議移鎮逸少答深源書上會稽王牋俱樹義甚高而詞多格蹇然杜弢劉淵父子李暘之文載晉書者則清越渾健有西京風不得謂晉無文章也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貶斥後乃盡變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軋然其先爲駢體時氣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許之宏麗雄肆權秦之幽絕宕逸俱足自植然燕

許中乾權李氣褊唯壑與文體雖仍當時而義取管孟厭
人心切事理當其動盪沉酣賈晁無以相過實有退之所
不逮者亦未能遂言唐無文章也祀竈日又書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爲教也廣博易良廣
博則取類也遠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
得于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於聲容
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爲
最淺者謂爲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
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客

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九而不墜者近之矣
然其意旨存於隱顯義例見於回互斷制寓於激射實非
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鄰身任督師令不行於四鎮
故於虎山自到時著三百年天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責
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

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士英以定議

事見朝宗四憶堂詩梅村九江

哀亦云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

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

上游屏翰之力而爲之曲諱者蓋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
阮反得從從罪也既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責其
并不能求死於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咎重不

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爲亂臣之語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雖渡河，尙可截淮爲守也。至北都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遠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裡耳。故借書賈射利之語，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橫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地可立於人世矣。

賢人在野立巖廊王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
蹙其可得乎然而爲師爲長端本爲士士人倚恃門地自
詡虛車務聲華援黨與以倚撫長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
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爲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
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東海記傳奇敘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爲
可恃乎孰知到案卽承之辭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
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卽承則斷無翻
異已受辭者方自詡以爲得情豈知其沈寃有更甚於刑

求者乎。漢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冊。雜見紀載。孫轉運謂其誣服爲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聰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伍伯爲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緇竿白雪。則知孝婦之寃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絕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有所爲而爲。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孝婦爲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其實。顧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太倉王君季旭更之。其詞旨悱惻。其節奏簡易。吾知坐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內。

省之心。一時並發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辭

如是我聞於法果無所說乎。願解如來眞實義於法果無
所得乎。章句積八萬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語言文字。無上
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狀者矣。靈鷲
一公嘗舉此義以難余。余曰。不立語言文字者。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也。章句積八萬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曉喻人也。
無所住而生心。故於法無所得。善以譬喻而曉喻人。故於
法無所說。一公曰。善哉。落言詮寶蓮松上人者。一公座下
之龍象也。示余以法。譯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詮矣。余既樂

大乘有擔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歡喜讚歎而題其卷首以誥讀者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數百年琴譜皆出廣陵廣陵固多碩師哉近世之善者曰吳思伯思伯之學傳釋仙機其別曰顏夫人顏夫人授梅蘊生仙機授釋問樵蘊生沉精操縵遐慕叔夜名所居曰嵇庵以諭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聲聲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觸而託之聲後之人循舊聲而以託其所託故聞其聲則必知造此聲者爲何如人人所爲造此聲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與問公矣吳君仙公未足

以與此也。余按呂氏精通之辭曰：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嘆曰：心非臂而臂非椎，與石悲存於心，而木石應之。其博志則曰：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其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今將教子，以秋駕。尹儒爲言所夢，固秋駕已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聲聞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藝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則藝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學成，連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爲期，情固必移於海上乎？古人聞濤聲見劍舞而悟草法，覽山川雄辭詩文爲之增氣，是豈有迹象可擬，理趣可尋者乎？是伯牙

之情能自移而適移之於海上也是問公作圖之指也。

小倦遊閣記

嘉慶丙寅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後樓得溧陽史氏所藏北宋棗版閣帖十卷條別其真僞以襄陽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爲精襄陽在維揚倦遊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閣十餘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而爲之記曰史言長卿故倦遊說者謂倦疲也言疲厭遊學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何耶蓋古之遊也有道遇山川則究其形勝阨塞遇平原則究其饒確與穀不之所宜遇城邑則究其陰陽

流泉而驗人心之厚薄。生計之攻苦。遇農夫野老則究其
作力之法。勤情之效。遇舟子則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則
究道里之險易。迂速與水泉之甘苦。羨耗而以古人之已
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至又有賢士大夫講貫切磋。以增
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疲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
也。今之遊者則不然。貧則謀在稻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
者乃能于中途流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
談讌。逐酒食。此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子自嘉慶丙
辰出遊。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
智益拙。志意頹放。不復能自檢束。而猶日言此倦遊之名。

也其可懼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余本中上資庭訓受先子提撕襁褓中卽云求在己差長
艷科第七歲學八比遂奪讀書功祇誦易詩禮未能詳訓
詰亦爲勅說計然至關倫常必審辨非是諄諄人禽極升
墜決于此此學異吾鄉羣嗤爲迂鄙此心遵大路已不曠
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載侍藥隙夙夜讀選史
遐追迺麗詞真心探原委雖云無師學略能別善否又復
羨兩漢豪士許國偉遂攻權家言成敗較絲絛撫躬覺有
獲深晦遠衆傀不幸背庭訓立腳猶跛倚幸天牖其衷就

食皖江涘得遊大興門

朱石君先生

乃覩爲人軌遂覺汗浹背

有如暑袂卓立身期返初聞見亦差啟乃嘆前所學所得

皆糠粃乃知恥剽竊真積務尺咫三禮尙完書能固人筋

髓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邇續

自讀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君卿書研索植國體創制兆

興喪經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參擬望途可漸進

蓬轉又中毀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問難析其疑一一

銘心膺劉生

武進劉逢祿字申受

紹何學爲我條經例證此獨學心

公羊實綱紀易義不終晦敦復有張氏

武進張臬文先生諱惠言觀

得微言明辨百世族私淑從董生

武進董士錫字晉卿

略悟消息旨

讀書破萬卷通儒沈與李

吳沈欽韓字文起陽湖李兆洛字申耆

益我以見

聞安我之罔殆鄭學黃

楊湖黃乙生字小仲

心通許學錢

嘉定錢坫獻之神

解既得明冊籍又得親模楷乃見善惡途判異如河濟乃
令苟得懷渙若冰釋矣憶昔攻時文殫精忘膏晷房行藁
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脉誰知土偶耳於今十年餘
棄斯等葑菲隨俗偶執筆迺如決源水讀書得正路履之
坦如砥善忘更饑驅恨難窮富美悠悠二十載更張亦已
屢折肱爲良醫斯語無虛詭吾弟向盛年聃勉思此理要
言必不煩有恥方爲士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即畱別出都門

往昔奇渥世演講爲小品

山長排比講義爲時文名制義小品入比所自始也於今

五百年用爲汲士縷立言代賢聖托體縱高迥於中若無
我得毋俳優並其法首肖題譬彼服尙稱偉議非應有枵
然嗟如癯韜精承與落脫手彈丸正裂帛力在外張弦直
斯應立勢必求安樹義定知勁一語見眞實萬卷相奔併
琢玉必去瑕鎔金貴盡礦王錢體初成唐歸業斯盛正聲
終鄧陶馮許漸爲梗降及神宗末么膺狡然逞金黃起橫
流瞧殺氣未靖安溪差斂蹻樸茂或傷韻劉大槐寶光鼎
遙相望高曾軌不泯殿奔有棲霞牟廷相風力最悽緊
矯百年內望若懷霜凜日下執牛耳蔣第次姚學聲實

等思力蔣則雄風裁姚乃整從學半簪裾信受如追影塵
腐相捨擗屈伸隨春蚓利祿途則然謬種傳無竟豈惟文
運頹實見恥維儻反經用狂狷士氣庶復振竊欲挽狂瀾
棉薄慚非任以茲卅載遊事斯同禁黽容易與誰談深藏
自守橄不謂太邱子違時出獨挺已快同聲求更爲吾道
幸所憾賦驪駒被放急歸省前期詎可預服膺矢其永揮
手卽天涯私心常耿耿

或問

道光甲辰八月予編錄論文之書旣成或問曰先生之論
文也上自經史子集下及倚聲傳奇並闡其立意之淺深

糾其措辭之得失可云切而備矣唯八比爲儒者正經而止摘五言二首入錄讀者就求其法則門徑不明推廣其義則感發無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學而不能八比者然先生述學詩云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脈誰知土偶耳則先生於此道實深何不據少小勤求之蘊示學者渠獲以執砒砒者之口乎予曰八比取士歷年五百忠良英俊類出其中義醇詞淨本於經議鴻識壯釀於史描摹精切依於子波瀾洪遠源於集與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結體褊小風裁矜整故用法爲尤嚴而取勢爲尤緊古文言皆已意八比則代人立言故其要首在肖題而肖題之

機決於審脈。脈有來有去。其長章巨節。以中間一二問語。命題者。文中詞意。俱不得出本題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縱。必使牽全身以一髮。現全神於一顧。然意則全身全神。而筆仍一髮一顧。乃爲能事。其單句爲章者。發此言也。有由便是來脈。如其言則得。如其言則失。便是去脈。故八比尤以單題爲緊要。關隘以其題未具。間架梁柱皆須意造。故也。然古文言皆已意。故貴能蹈實。八比代人立言。故貴能導虛。古文雖短章。取盡已意。故轉換多變態。其牆壁寬而峻。八比雖長篇。取協題情。故推勘少迴互。其牆壁隘而夷。自有八比以來。果其能者。未有不外嚴牆壁之守。

而內專導虛以求制勝者也。而或薄爲小道者，正以其體成於法，意妙在虛，責其實際不足，當宇宙有無之數而已。然其凝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墊，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爲備。故工於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觸礙者，則八比實足以爲古文之導引。唯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習，覓舉而自慕前哲博覽典籍，窮力古文而不能八比者矣。若幼習舉業，繼攻古文，古文可觀而不工八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益。八比皆父師督責而成，用心專，積力久於八比，尙無所得。

而謂其能窺古文宏深之域哉。習八比者，無論姿性之利鈍，父師必宜擇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簡鍊之文授之，并使熟讀其旁批總評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經書時，則與之講明訓詁，使通字義，成篇之後，看其出筆筆力峭拔者，則使讀子厚明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簣項水心鑿其思路，筆勢縱橫者，則使讀長沙東坡同甫之文，而以陳大士黃陶庵蕩其胸懷，筆情幽雋者，則使讀傅季友任彥昇陸敬輿歐陽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鄭峯陽和其韻調，筆致重實者，則使讀劉子政韓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陳臥子熊次侯資其典贍，筆意竊深者，則使讀戰國策太史公之

文而以錢鶴灘金子駿誘其雄肆。此後則聽其自爲。從吾所好。而非父師之所能爲力者矣。唯一切講章。自永樂大全以下。斷不宜使之寓目。自竇聰明。至學庸書本戴記之二篇。文理顯暢。自宋仁宗御書之以賜狀頭王拱宸時儒。率援以立說。此不過射策家頌聖之技耳。及南宋考亭別撰章句。合論孟名爲四書。抹煞仁宗書賜一節。而以爲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禪門所謂獨標心印者。其徒從反覆辨說。愈解愈縛。實則繙繹本文。何不可解說之有。凡是理障。尤宜棄擇。蓋義理存乎人心。隨所學爲深淺。既明字義。又明文法。而必依人爲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斯

之謂矣。唯文物典章，無可鑿空書闕有間。漢儒已有不能盡通者，而四書內典制，則三禮鄭注，尚可考覈而晰近。乃束經籍於高閣，使後生小子，緇誦典制，文林文環等刻，訛以傳訛，果能概從屏絕，求之遺書，卽其質性弱劣，不能誦習全經，招集二三同志，分門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沈淹歲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試題多割截，在主者不過欲杜抄襲之弊，旣通文法，臨場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謂不學而能者。而時師乃以其鉤意嵌字，纖小無可比似者，珍爲祕授，使佳子弟窮年兀兀，卒無一得手處，是可歎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難，而士人業此，並時百萬積

二百年之久其卓犖可觀者曾不能十數則以利祿之途人懷僥倖朝駕南轅暮從北轍前邪後許謬種流傳隳風氣而壞風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豈唯八比之疋劣而已哉。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

世臣提抱受方數先子卽教以字義文義乾隆辛丑讀大學中庸卒業頗疑曾子述夫子之言門人記曾子之意文勢何以與孝經論語迥殊子思道傳孟子孟子晚而著書後中庸甚遠而孟子愷切激盪不似中庸平衍及丙午讀禮記集說乃知大學中庸係小戴四十九篇之二陳氏於

目錄下止註朱子章句四字而不錄本經則以學庸配論
孟名曰四書蓋自考亭始也細繹禮記各篇大都周末漢
初諸儒抱殘守缺或雜述三代遺制或散記七十子遺說
是大學殆記者傳聞周國學中略例而演以己意中庸則
一篇讚聖論耳未見于聖心傳必在此簡先子嚴毅世臣
質問稍妄卽加呵撻懷疑莫釋而已及嘉慶初出遊乃見
十三經注疏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
政而孔氏申之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
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中庸鄭目錄
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

明聖祖之德而別錄則皆屬之通論初不言曾子述孔及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世臣竊自幸少小所疑與先儒舊說微有近似矣洎閱宋史始知仁宗御書此二篇以賜新科狀頭王拱宸時二程方在牯畢承學之士競爲誦習如近世舉子指事頌聖之爲而程氏徒從日多論說有流傳者至南宋孝宗以太祖六世孫承統與仁宗世遠而源殊故考亭於淳熙末爲學庸章句遂以尊信表章之功加於河南程氏兩夫子以樹赤幟而悉改鄭說於大學則移補兼行中庸雖無所移補而割裂舊次以分章節玩竄句及集註皆先標綱領次晰條目強經就我一以以南宋

時文之法。中庸註體勢尤近。蓋大學規模宏敞。中庸論議幽蹟編簡無多。誦習爲易。推暨可廣。立說易成。觀理宗涖祐視學詔書。則四書刻本已爲當時青宮童習之編。利祿之途。專歸章句。以迄於今。幾使師儒不復知有鄭孔矣。然而紬繹鄭義。在大學註能得曰。得謂事之宜。註淇澳節曰。此心廣體胖之詩。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註聽訟節曰。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孔氏申之曰。聖人不惟自誠其意。亦服民使誠意。註所惡於上節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治國之要盡於此。註樂只節曰。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已而已。註言悖而出節曰。君

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註生財大道節曰：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在中庸。註喜怒哀節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註道之不行節曰：過猶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註舜其大知節曰：兩端過猶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註強哉矯節曰：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註費而隱曰：言可隱之節，費猶僥也。道不費則仕註無入不自得曰：謂所鄉不失其道。註父母其順曰：謂其教令行。使家室順。孔氏申之曰：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家室，註治國如示掌曰：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

之要。註爲政在人曰在於得賢人。註取人以身曰明君乃能得人。註利行勉強行曰利謂貪榮名勉強謂恥不若人。註勸親親曰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祿位所以勸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註至誠盡性節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致太平。註優優大哉節曰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註維天之命節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註仲尼祖述節曰此以春秋之義明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

度是真作聖之梯航致王之涂徑而可爲百世法守者而章句所集不過命當作慢不言后土者省文之類于其微言大義槩從刊落其意以爲不如是則無以大尊信表章二經之功使二程直接孟子以承曾思之統而豎千載不傳之新說故也然宋儒奉格致誠正四字爲心印以格致爲始誠正爲終其初諸儒說格致尙無一定自章句釋以卽物窮理一若親承先聖提命者於此而語以鄭君知善惡吉凶所終始格來物事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好來也鮮不笑其不辭抑知鄭君本易繫无有遠近幽探遂知來物而立此義爲大學專以

教平天下之君子其本端於誠意其效著於格物意之誠否徵之以知知之致否驗之以物物之善者無如德義其來也有財散民聚上好仁下好義之得物之惡者無如貨利其來也有財聚民散言悖入貨悖出之失見休休有容之君子而舉之先之則致保子孫黎民之利見實不能容之小人而不能退之遠之則使爲國家務聚斂有菑害並至之殆自古君人者辟於所習任其所偏敢爲自欺以與善者爭勝怫人之性爲天下僂皆由於意之不誠耳是故鄭義宏達徹切無可非議無有滲漏又况一旦豁然貫通愚誣之論乞唾餘於頓門者哉且自以卽物窮理爲聖學

之基澈悟之源一時綴學之士惟長源樵仲山堂伯厚端臨諸君子專事考核雖精粗不一凡說紛見而工力不可厚誣然諸君子皆不在傳道之數其自命傳道之英則皆未嘗於此致力言行無復相顧其書具在可按而知也至我

高宗欽定三禮義疏

命還舊觀全錄鄭孔之說以表源流於是方聞好古之士以古義說二經者有十數家大都謂鄭本無可移補割裂而穿鑿附會亦時出其間凡以此十數君者少小熟聞五經爲孔門傳心祕密而文以鄭君通論之說事理有必不

可以合并者。所謂羊質虎皮。見草而悅。宜其無足以昌。鄭君也。今讀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各二篇。其大學上篇立不固必達兩義。推衍致字。以伸鄭君而明好惡之不可不誠。下篇明誠意爲本。歸於以誠取信於民。雖稍易孔氏之次。發明鄭君博學可以爲政之意。則同其說中庸也。上篇明中和之用而不駁。不易之訓。下篇明體生之德而不駁。幹事之喻。辨而不爭。斯可謂鄭孔之功臣。足以津逮來學者矣。世臣老矣。幼涉憂患。壯困奔走。宋學旣非性所好。漢學又不能自力。老大傷悲。無可言者。族子愼言自袁浦郵其尊甫遺書。屬爲弁言。故略述鄙意而歸之。

生諱汝翼，紀三，其字先生。著述之富，校勘之勤，世臣於壽
先生九十序已詳言之，故不贅。及道光廿有七年冬十月
廿七日，族弟世臣謨書於白門倦遊閣。

男誠孫希龐希藺校字

家承

廉

校

字